

锦旗店： 触摸城市的温度

■本报见习记者 巩持平

按着百度地图“上海锦旗制作公司”首个搜索结果的地理定位找过去,就找到了老板张亚风。只不过,如今挂的招牌叫“天之爱广告公司”,主营业务成了刻章、“刻章”“打印”“横幅”“海报”……店门口的宣传板上,“锦旗”被写在最下方。

不足30平方米的小店被隔成大小两间。工作台上方立了3层架子,堆满各类纸张;橱窗占据大半入口,展示印章、奖杯等产品。再除去两个电脑位,剩余空间只放得下3把椅子,若有三两位顾客进店,连转身都得小心。

如此珍贵空间里,张亚风曾经主营锦旗制作的时期,仍能寻得一些痕迹:空调出风口处的天花板上,钉了一根木杆;里屋放着三折的可移动木架,墙上还一层层镶进了板子——这些自创设备都曾用过晾干刚刷过胶的锦旗。

病患送给医生,感谢妙手回春;居民送给居委会,感谢调解矛盾;乘客送给地铁工作人员,感谢施以援手……每一面锦旗都是一个饱含心意的故事,虽然琐碎,但填满人们日常生活的,终究也只是点滴小事。

当国际大都市的气象越来越浓,人们在享受现代化便捷的同时也日渐被快节奏的压力所裹挟。如何为压力寻一个合理出口?今年2月,豆瓣的“相互表扬小组”上了微博热搜,参与者现已突破十万之众;微信的“夸夸群”,在不同层面群体中一个个冒出;就连淘宝的“专业夸奖服务”,现今也生意火爆。

表达心意的方式越来越多,锦旗似乎在一点点淡出。但那些变迁中的不变,正是观察这座城市温度的独特窗口。

卖不动

3月5日,张亚风站在工作台前摆弄着印油,手上染得蓝一块红一块。“老板,我来做锦旗。”塑料门帘被掀开,进来一位中年男子——记者在店里已经守了两天,这是第一单锦旗生意。

张亚风递给他一张纸和一支笔,“要写什么字,怎么写,先画在纸上”。

这位顾客姓殷,受姐姐之托,做面锦旗给居委会送去。姐姐心脏不好,还是急性子,听不得嘈杂,居委会工作人员就不下十次跑去找楼上,拜托住户搬椅子、走路时动静小些。

照着殷先生画的,张亚风打印了个样子给他——“赠居委会老娘舅调解室,好!心系居民,好!播撒爱心,好!”斟字酌句,殷先生反复读了不下5遍,还是决定再给姐姐打个电话。

殷先生从小就长在附近,对杨浦区江浦路这片的锦旗店如数家珍,也见证了锦旗店一家家关门。张亚风说,他搬到江浦路的这16年,看到锦旗店陆续搬走,单剩下他这一家。

转折点则在2008年,虽无标志性事件,但与全球金融危机重合的年份给了殷先生清晰而深刻的感知。也是从那一年起,张亚风在淘宝上开了网店,以熬过难关。

在沪上知名的福州路文化街,锦旗生意如今也不好做。记者仔细兜了一圈,有的卖文房四宝,有的卖创意文具,也有定制奖杯、奖牌、奖状。近10家店铺都挂了写有“定制锦旗”字样的锦旗,但“很难说啥时候能有一个订单”,“靠这个吃饭早就关门了”。

一家印刷公司开在复旦大学附近,老教授有时会来做面锦旗,因为制作锦旗所需设备和制作横幅的设备相同,做锦旗就算是“帮老顾客一个忙”。这样的单子,去年统共只接了两个。

记者又去三甲医院周边探访。华山医院正对面的杂货铺,针对病患及其家属做生意,除了卖鲜花、水果、调味料,洗漱用品外,也做锦旗,可是“一两年也不一定能遇到一单”。

45岁的张亚风早在1995年开始做锦旗,自称“老手艺人”。他总觉得,生意场上来来往往,有人坚守,有人退出,也有新人进入,这是常态。而镌刻在锦旗上的心意,始终值得认真对待。

断不了

“刘老师您来了。”3月7日,店里又等来一



▲福州路文化街上售卖奖杯的商店,门口挂着定制锦旗的标志。

▲丁磊(图左)和钱骥展示他们收到的锦旗。



▲福州路文化街上售卖奖杯的商店,门口挂着定制锦旗的标志。

▲丁磊(图左)和钱骥展示他们收到的锦旗。

均 巩持平 摄

郭宏升是专门开网店卖锦旗的,工厂建在上海市郊,4间房,10名工人,在行业里很成规模。

7年前,郭宏升17岁,从安徽合肥到上海,在亲戚的图文广告店里当学徒。2016年,他用丈母娘给的3万元结婚钱,自立门户经营锦旗生意。

去年一年,卖出3万多面锦旗,产值近400万元。周华贵也是95后,2016年初,他在家乡江苏泰州开锦旗网店,头3个月,只等来1单生意。到了当年6月,有个微博大V发了一条生日锦旗的微博,用的是周华贵的店铺封面图。“一下子火了,没想到锦旗这么好卖。”那个月,他做了44万元订单。

实体店搬到线上,顾客与店家的沟通变成了一条条弹出的对话框。曾有顾客因为配饰在运输途中损坏,在客服页面“骂”了周华贵一下午还不解气,无奈,他主动告知手机号,又挨骂了一小时;还有个姑娘,因为没赶上把锦旗送给合作方被公司辞退,满心委屈找周华贵哭诉,还赌气要他提供找工作期间的生活费,周华贵觉得既好笑又可怜,挂了电话,居然真的打了1000元给她。

不过,为了私事来网店下单的顾客,多为上了年纪的人。零星几面年轻人定制的锦旗,总有些“年轻”的表达方式。

“大雪封山,救我狗命。”去年年底,这面锦旗火了。收锦旗的人叫邵垠巍,是余姚市公安局梁弄派出所民警。去年12月8日下午5时,两名女大学生观赏完红杉林自驾返程,车轮打滑,被困在山上。邵垠巍带着辅警立即出发,路上和女生电话沟通,互加微信,确定位置。6公里路,开了半个多小时,“山上积雪有七八厘米,我们的车子也打滑,剩下的路就走上坡。”邵垠巍对记者回忆,他们打着手电筒,举着伞,找到被困女生。推车转弯,缓慢下行,安全下山后,邵垠巍还贴心为她们找了住处。

数日后,两个包裹到了。一箱是方便面、矿泉水等速食食品;还有一个卷轴,是一面锦旗。

时代在变,周华贵觉得,锦旗也能与时俱进。他的网店最近推出能印照片的“彩色锦旗”,他说:“锦旗是个老传统,不妨试试新玩法。”

真情意

有人质疑,锦旗早就变味。但也有人相信,锦旗所传达的朴素谢意,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去年12月27日下午4时,一位乘客下了地铁突然晕倒,正在当班的上海地铁1号线彭浦新村站务员钱骥奔过去,立刻用对讲机告知车控室。5分钟后,值班站长丁磊赶到,拨打120求救,在协警帮助下,通过乘客手机联系上他的家属。等待救护车时,略懂医疗急救的协警将乘客上半身抬起,并用膝盖撑住他的头。同时,车站不间断人工广播,寻找具有医疗资质的乘客。4时20分,救护车和乘客家属一同赶到,将乘客及时送医。此时,裹着羽绒服的丁磊已满头是汗。

今年1月1日,家属送来新年第一面锦旗,也带来那位乘客痊愈出院的好消息。前几天,有个包被落在车上,捡到者交给丁磊。丁磊找到车站民警,发现包里的皮夹装着两千多元和1张一寸照,U盘里有个以姓名命名的文件夹。通过照片和姓名逐个比对,在几十个同名同姓的人里找出了包的主人。

等了磊打电话过去,乘客竟还未意识到丢了包。按照规定,对于失物,值班站长只要做好登记,若乘客有需要,可自行上官网或打电话寻找。丢包的妻子刚怀孕两个月,仍特地从颀桥站过来送锦旗。丁磊很感动,“一面锦旗让我知道我做的是让别人感到温暖,自己也很开心”。

3月7日,张亚风的店里又来了几位顾客。退休律师拿着4面锦旗来了,那是他一辈子帮人打赢官司留下的,时间一长,零件缺失,便找张亚风来补;一位老先生受老同学所托,为老年舞蹈团的老师做了两面锦旗,当天下午要去车站,给专程赶路百余公里,从启东来拿锦旗的老同学送去。

在等待顾客取锦旗时,张亚风特地带记者到里间,看一面被他珍藏的锦旗——布料柔软,布面光滑,发泡立体字闪闪发光,装饰穗根根分明,还有环绕着字体的花纹,似群鸽,似桂冠,似花环,是在别处见不到的样式。

“这是我的作品。”他一遍遍抚摸锦旗的纹路,难掩骄傲。

“手艺人”

代替了手书法,发泡胶也用上国产的,但字和绒布之间还得靠胶粘,用刀细细划去字体笔画间隙仍是必不可少的技术。

那家店面很“深”,来做锦旗的顾客排着长队。张亚风给他们一人发一张纸和一支笔,再发几张“锦旗用语素材”。或在墙边倚着,或在窗边趴着,或在地上蹲着,顾客们选好了文字和样式后画在纸上,交给张亚风。

“那个场景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有趣,还有点幸福。”张亚风笑着说。

“手艺人”

锦旗带来的幸福感,殷先生也曾体验。他读初二那年,因为上交了装着18元钱的黑色皮夹,获得人生中第一面锦旗——“拾金不昧”,被挂在校门口黑板报的地方。“全校都在传,回到家邻里也在传。”现今忆起,他还觉得脸上有光。

“上世纪90年代,锦旗太频繁了。”之后在单位做工会工作,他调解过离婚纠纷,也组织过对困难职工的捐赠,受助方总会递上锦旗。“一整面墙,挂不下了再往上叠,你们年轻人看到了可能要笑痛肚子。”他笑着说。

张亚风也见证过不少感动。前两年店里来了一位80岁老人,要求落款写“一九八七年”。原来,30年前医生治好了他的病,可他出国了,心中一直挂念,一回上海就急忙致谢。还有一位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锦旗上写了一首诗,“你给我一滴水,我还你一片海洋;你给我一颗星星,我还你一片星空”,特定感谢资助他上大学的好心人。

2003年,因为动迁,张亚风搬到现今的位置。锦旗技艺更新了新的改进,发泡立体字代替粘胶,刻字印刷代替剪裁,机器代替手工,原料也便宜了不少。200元的锦旗,后来100元也卖不回。价格降了,质量上,张亚风反而更加较真。

新与旧

“工人做的我总是不满意,每面锦旗重新整理都要半天。”计算了时间和金钱成本后,他散了工人,关了工厂,开始自己制作。每天晚上7时关门后,他把做锦旗的设备“铺开”,忙到半夜两三点。张亚风对自己要求很高。发泡字刷浆量要刚刚好,字体饱满,颜料不外漏;布料用的是最好的全棉平绒,正看倒看亮度不同;锦旗周围金黄色的穗子要密,熨烫之后一根根又直又顺。做成一面锦旗耗时1小时,等字体晾干后整理,又是1小时。

他的电脑里至今保留着每一位顾客来做锦旗的记录,内容、时间、要求,笔记记得清楚。2017年,张亚风因为心脏问题住院,“躺了4天,做了个手术,4万多元”,他撤了撇嘴,这成为压倒“老手艺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同年年底,上海市特种行业许可证批下来了,张亚风的主营业务变成刻章,锦旗改由加工厂代工,刻字机被收在角落,而各式图案展示在正对门的玻璃柜里。对他个人而言,锦旗时代已经过去。

新与旧

实体店衰落,网店倒很有劲头。这是时代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许多行业普遍面临的境况。

2008年,听从学计算机的弟弟建议,张亚风在淘宝上开了网店,叫“上海锦旗制作公司”,改变了到店取货的传统模式,他一时没能适应,“我锦旗做好,塑料袋一装就让快递发走,到了顾客手上皱巴巴,有时还缺零件”,因此“吃”了不少差评。

张亚风着急了。他购置一批纸盒,再用胶布捆住,评分上升很快,半年之后,到达锦旗店榜首。

三大核心科技打造新业态 格力智能家居集成系统亮相博览会

3月14日,格力电器在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发布了零碳健康家、热泵洗护机、新风空调领域三大核心科技,展示了格力在智能家居领域的发展成果,以集成化的系统打造了现代家居绿色化、智能化、健康化的新业态。

格力电器副总裁兼总工程师谭建明在致辞中表示:“近几年,格力电器围绕市场消费痛点,对多个品类进行了技术升级,将消费升级的潮流与企业自主创新技术紧密结合,从多个产品、多个角度切入消费者痛点,将更健康舒适、更智能环保的技术和产品推向市场,我们希望以科技实力为消费者创造美好的家居生活体验。”

布局智能家居 创造美好生活

针对目前市场上智能家电产品单一化、零散化分布的特征,格力电器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深耕核心技术,在智能家居领域创造了集成化的智慧系统——格力零碳健康家。

格力零碳健康家拥有两大亮点和优势:一是管理系统的智能化,二是智能家居集成化。

掌握空洗核心技术 打造健康新业态

在空调和洗衣科技领域,格力发布了以热泵烘干技术为代表的热泵洗护机的相关技术和以双向流换气技术为主的新风空调相关技术。

在低温热泵烘干技术的研发背后,有格力在洗衣机领域申请的600项专利技术做支撑;在双向流换气技术进行攻关研发时,格力的研发团队把消费者对健康生活的需求置于顶层设计中。

坚持自主创新 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智能家居”的概念自2014年兴起以来在家电市场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科技革命”。但当前许多消费者对于市场上智能家居的印象还停留在“用手机代替遥控器”的层面,智能家居产业亟待切合消费需求的全新技术整合与升级。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离不开国家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企业的努力奋斗,格力电器将以国家发展战略为指导,以消费需求为动力,继续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和优质的产品服务,真正实践以科技兴国,以科技惠民。”谭建明表示。

参加战士演出队

雷锋结束新兵连的生活后,没能马上去运输连报到。这完全是因为他写的这首小诗带来的后果。

在新兵营解散前夕举行的文艺晚会上,有许多新战友表演了自己的才艺,有的唱歌,有的吹口琴,有的说笑话,有的来一段家乡小调,雷锋就把自己写在日记本上的小诗给大家朗诵了一下。

本来雷锋的朗诵也没有赢得比其他战友更多的掌声,朗诵完也就过去了。却未料到,在观众席上还坐着这个团的俱乐部陈广生主任。俱乐部陈主任注意到,雷锋说自己写了一首小诗,他朗诵时感情很专注,很投入,尽管普通话不是很标准,还是可以看出来这是他本心的体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声音,这是他自己写出来的,说明这小子挺有才的。

十团在1960年制定的训练大纲,是全年进行军事训练,可是接到上级的指示,需要移防抚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要协助地方建一座钢厂。大部队已经去了,解散前的新兵营和留守的少量官兵还在营口。

雷锋正在收拾东西,新兵连连信员来找雷锋,“指导员让你去一趟。”

雷锋问:“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通信员说:“团部刚才来电话,让你留下来参加战士演出队。”

雷锋不明白部队还有这么一个单位,疑惑地念叨着:“演——出一队?”

在20世纪60年代初,部队群众性文艺活动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有战士业余演出队。雷锋所在团战士演出队的排练场,就是团俱乐部常年久失修的破旧舞台。大幕关闭后,打着天灯。台上有几张凳子,还有一些简单的道具。三十七名战士演出队员围成一个不规整的半圆,有坐着的,有站着的,雷锋坐在一条凳子上。他们在听团俱乐部陈主任作动员。

陈主任说:“部队移防走了,留下一部分人做善后工作,团首长决定成立我们这个演出队,赶排一台节目,代表全团官兵,向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告别。还有,就是团里一些干部家属,不少是驻地附近几家纺织厂的职工,他们走不了。我们要向有我们干部家属的单位做几场答谢慰问演出,加强军民、军政关系。这意义可不小。这次临时组成的演出队成员,不论老兵新兵,大家都是文艺骨干,要团结协作,齐心协力,把节目尽快排出来。大家有信心没有?”

伟大战士

胡世宗 陈广生 著



就可以报一下,我们统一权衡后再定下来。这叫作自报公议。我们的节目有前两年参加军区工程兵会演获奖的保留节目,有从外头选的传统节目,也有新编的,凑一台晚会是没问题的。总共有十几个节目,我叨咕一下:笛子独奏《草原之夜》,这节目还是小刘的,喷鸣独奏《百鸟朝凤》,还是小周的,旁人吹不下了;刘排长的小魔术《仙人摘豆》也吹不下了;小高和小沈的杂技都不变。看有什么新歌没有?群口词《开训第一天》,六个人的;小独幕剧《同志之间》,需要四个人;小合唱《辽河边有一群能干的好军嫂》,需要五个人;诗朗诵《老刘的故事》,九个人!这个节目,人比较多。下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有这么紧的时间,酝酿一下,自告奋勇,想担任哪个节目?”

陈主任话音一落,雷锋迫不及待地率先发言一样。陈主任很喜欢他的爽快、积极,点他的名:“雷锋!”雷锋站起来,说:“我报群口词一个,诗朗诵一个,还有,还有小合唱,还有……”

一个队员嘲弄地:“行了行了,你想一个人全包了?”众人笑。雷锋说:“那就,那就,这几个吧!”众人又笑。

俱乐部陈主任兼演出队队长,住在挂着“九连连部”小玻璃牌的一个屋子里,门上贴着“战士演出队队部”字样的红纸。雷锋拎着一个牛皮暖壶敲门。里面喊:“请进!”雷锋推门进去。陈主任正和赵纯业研究角色分配问题。

雷锋给陈主任倒水时说:“主任,全演出队就这一个暖壶,也不够大家喝的呀!早上在伙房打一壶水,几十口人够谁喝的?”

陈主任说:“演出队喝开水的问题,是得想想办法解决。”

赵纯业说:“小雷,我和陈主任这屋有个空床,陈主任说了,让你搬过来,你住的那个屋太挤了。”